

史記題評卷九十五

李元陽輯訂高世懋校正

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

正義曰舞陽在許州葉縣東十里

以屠狗為

事與高祖俱隱初從高祖起豐攻下沛高祖為沛公

以噲為舍人從攻胡陵方與

正義曰房預二音

還守豐擊泗

水監豐下

索隱曰案監者秦時御史監郡也豐下豐縣之下也○正義曰泗水郡名破之

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

索隱曰謂破其守於薛縣之西也

與司馬

尼戰碭東

張晏曰秦司馬○正義曰秦將章邯司馬尼又碭宋州縣也

卻敵斬首

以敘戰功
慶由世國
世家同一
例已見
前

十五級賜爵國大夫。文頴曰即官大夫也。正義爵第六級也。常從沛公

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

夫。文頴曰即公大夫爵第七。復常從從攻城陽。徐廣曰年表二年七月破秦軍濮陽

東屠城也。先登下戶牖。正義曰戶牖汴州東陳留縣是破

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間爵。孟康曰不在二十爵中如執圭執帛北也

如淳曰間或作聞。呂氏春秋曰魏文侯東勝齊於長

城天子賞文侯以上間爵。○索隱曰張晏云得徑上

聞晉灼曰名通於天子也。如淳引從攻圍東郡守尉

於成武。正義曰曹州縣。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一人賜爵

五大夫從擊秦軍出亳南。索隱曰案亳湯所都今河南偃師有湯亳是正義曰

故城在宋州穀河間守軍於拉里。正義曰地破之

擊破趙賁軍開封。正義曰汴州縣北。以卻敵先登斬侯一人

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七人賜爵卿從攻破楊熊軍

於曲遇。索隱曰音竊顯邑名也。○正義曰曲丘攻宛

陵。索隱曰地理志屬河南。○正義曰宛陵先登斬首

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徐廣曰時賜

圭。又有賜爵封而加美名以為號也。又有功則賜封

列侯。駟案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璜曰秦制列

侯乃有封爵也。○索隱曰小顏云楚漢之際權設寵

制於義從攻長社轅轅。正義曰許州理縣也。轅轅絕

東屠城先登有之

河津正義曰古平陰津在河南府東北五十里也東攻秦軍於口南正義曰在

偃師南攻秦軍於犇正義曰在汝州魯山縣東南破南陽守齟於陽

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酈正義曰酈音擲在鄧州新城縣西北四十里以

卻敵斬首二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張晏曰益

曰正爵名也瓚曰增封也○索隱曰張晏臣瓚義亦

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

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

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

軍士中酒張晏曰酒酣也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

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肩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

入坐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止

噲噲直撞入立帳下徐廣曰一本作帷下項羽目之

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卮

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

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

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

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

如廁麾樊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一馬與樊噲

此則項氏君臣皆將疑伯矣政以且舞且敵獨以有為舞能圖善務神所不能陳持在此字

此句有味而古可為刑罰之祖紀傳兩載各自好不

相犯最是
奇後若曰
在某傳最
據一何於
此精神出
眼目具此
後人亦能
而自子長
發之
明日緊不
論後幾日
皆可屠咸
陽三字本
無相涉筆
扶疎亦不
可無
從是在帝
後別是自
行

等四人步從從間道山下歸走霸上軍而使張良謝

項羽項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噲

犇入營請讓項羽沛公事幾殆明日項羽入屠咸陽

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噲爵為列侯號臨武侯正義曰桂

陽臨武縣遷為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

北徐廣曰隴西有西縣白水在武都駟案如淳曰皆

似秦將名也晉灼曰白水今廣魏縣也地理志無西丞

出武都經西縣東南流言會擊西縣之丞在白水水名

北耳徐廣等說皆非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雍輕車

白馬水源出文州曲水縣西南會徑孫山下音

騎於雍南破之從攻雍聚城先登擊章平軍好時音

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

郎中騎將從擊秦軍騎壤東正義曰壤鄉在武郤敵

遷為將軍攻趙賁下郿正義曰郿縣東南二十里郤敵

丘最李奇曰以水灌廢丘也張晏曰最功至櫟陽正義

曰雍賜食邑杜之樊鄉索隱曰案杜陵有樊鄉三秦

州縣名子午一名樊川一名從攻項籍屠煮棗索隱曰晉

御宿樊鄉即樊川也從攻項籍屠煮棗灼云檢地

理志無煮棗功臣表則有煮棗侯清河有煮棗城小
顏以為攻項籍屠煮棗合在河南非清河之城明矣
今案續漢書郡國志在濟陰宛胸也正義曰按其
時項羽未度河北冀州信都縣東北五十里煮棗非

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正義曰

在州東南六十二里魯兗州曲阜項羽敗漢王於彭

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正義曰

平陰故城在以將軍守廣武一歲項羽引而東從

高祖擊項籍下陽夏正義曰夏音假虜楚周將軍卒

四千人圍項籍於陳正義曰大破之屠胡陵正義曰

南項籍既死漢王立帝以噲堅守戰有功益食八百

戶從高帝攻反燕王臧荼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

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正義曰更賜爵列侯與諸侯制

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

從高祖攻反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杜預云霍人

當作後地理志云後人縣屬太原郡括至雲中正義

地志云後人故城在代州繁峙縣界也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

百八十里定襄故城是也

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徐廣曰曼戰襄國

正義曰破柏人正義曰先登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

七縣殘東垣張晏曰殘有所毀也贊遷為左丞相破

得基毋印尹潘軍於無終廣昌正義曰在蔚州破豨

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正義曰

隆定擊破
破得皆傳
內史文似
美而非美

朔州定襄縣界軍所將卒斬韓信破豨胡騎橫谷正義曰谷音欲蓋在

代斬將軍趙旣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

軍太僕解福正義曰姓名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

十三其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盧綰破其丞相

抵薊南索隱曰抵訓至云抵者丞相之名定燕地凡縣十八鄉邑五

十一益食邑千三百戶定食無舞隄五千四百戶從斬

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五

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人二千石

已下至三百石十一人噲以吕后女弟吕須為婦生

漢書

卷九十五

史記

卷九十五

史記

卷九十五

史記

卷九十五

史記

于仇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祖嘗病甚

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群臣群臣絳灌等莫敢

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正義曰中明大臣隨之上獨

枕一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

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備也且陛下

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語觀獨與一宦者絕乎

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綰

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

黨於吕氏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

史記卷九十五

史記卷九十五

六

官福郎

此一字可
諱可悟趙
高一語更
嗚咽而長
只一惡字
不見是何
人何語故
更不用言
不用曰而
高帝聞之
即非告變
與彈劾也
亦為臨光
俠筆端欲
舞此九歲
龍字好

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
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吕后執噲詣長安至
則高祖已崩吕后釋噲使復爵邑孝惠六年樊噲卒
謚為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吕須亦為臨光侯高后
時用事專權大臣盡畏之伉代侯九歲高后崩大臣
誅諸吕吕須媿屬索隱曰媿音眷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
孝文帝既立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為舞陽侯復故
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謚為荒侯子他廣代侯六
歲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曰荒侯市人病

不能為人正義曰言不能行人道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

廣他廣實非荒侯子不當代後詔下吏孝景中六年

他廣奪侯為庶人國除索隱曰案漢書平帝元始二年封噲玄孫之子章為舞陽

侯邑千戶

曲周侯正義曰故城在洛州酈商者高陽人索隱曰酈音歷

高陽聚名陳勝起時商聚少年東西略人得數千沛

公略地至陳留六月餘商以將卒四千人屬沛公於

岐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沛公攻緱氏絕

河津破秦軍洛陽東從攻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

卷之九十五

洵關漢書音義曰漢中洵陽縣音詢定漢中項羽滅秦立沛公為漢

王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將定

北地正義曰寧州上郡正義曰鄭州破雍將軍烏氏索隱曰烏音於然反

氏音支縣周類軍拘邑索隱曰拘邑在幽州地蘇

軍於泥陽徐廣曰駟一作駟賜食邑武成六

千戶正義曰縣在華州以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

月出鉅野與鍾離昧戰疾關受梁相國印益食邑四

千戶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二歲三月攻胡陵項羽

既已死漢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

戰龍脫徐廣曰在燕趙之界駟案漢書音義曰地名先登陷陣破荼軍

易下正義易州易縣卻敵遷為右丞相賜爵列侯與諸侯剖

符世世勿絕食邑五千戶正義曰號曰涿侯以右

丞相別定上谷正義曰媯州因攻代受趙相國印以右丞

相趙相國別與絳侯等定代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

相郭同將軍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為太

上皇衛一歲七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以右

丞相從高帝擊鯨布攻其前拒索隱曰拒音巨鄒氏引左傳有左拒右拒

徐云一作和和軍門也漢書作前垣小顏以為攻陷其壁壘之垣也李奇以為前鋒堅蔽若垣牆非也陷

漢書音義曰漢中洵陽縣音詢

索隱曰拘邑在幽州地

正義曰縣在華州

正義曰號曰涿侯以右

正義曰媯州

索隱曰拒音巨鄒氏

引左傳有左拒右拒

索隱曰拘邑在幽州地

正義曰號曰涿侯以右

正義曰媯州

索隱曰拒音巨鄒氏

兩陳得以破布軍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
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二得丞相守相大將

各一人小將二人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

事孝惠高后時商病不治文穎曰不能治官事其子寄字况索隱

曰鬻寄字也鄒氏本作况亦音况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

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大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

乃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况給呂祿呂祿信之故與出

游而太尉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是歲商卒謚

為景侯子寄代侯天下稱酈况賣交也班固曰夫賣交者謂是也

以字不辭
重見眼
班固曰夫賣交者謂是也

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雖推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孝景前三年吳

楚齊趙反上以寄為將軍圍趙城十月不能下得俞

侯爰布俞音自平齊來乃下趙城滅趙王自殺除國

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為夫人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臧兒也

景帝怒下寄吏有罪奪侯景帝乃以商他子堅封為

繆侯徐廣曰繆者更封邑名謚曰靖續酈氏後繆

靖侯卒子康侯遂成立遂成卒子懷侯世宗立徐廣曰世

一作世宗卒子侯終根立為太常坐法國除

汝陰侯正義曰汝陰即今陽城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廐司御每

持不必
不持不必
持不必
持不必

送使客還過沛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

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

高祖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如淳曰為吏傷人其罪重也告故

不傷嬰鄧長曰律有故乞鞠高祖自告不傷人○索隱曰案晉灼云獄結竟呼囚鞠語罪狀囚若

稱枉欲乞鞠者許之也嬰證之後獄覆索隱曰案常昭曰高帝自言不傷嬰嬰證之是

獄辭翻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以是脫高祖

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為高祖

使上降沛一日正義曰上為于偽反使所吏反高祖

為沛公賜嬰爵七大夫以為太僕從攻胡陵嬰與蕭

何降泗水監平張晏曰胡陵平所止縣平以胡陵降

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

由軍雍丘下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執帛常以太僕

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

之賜爵執珪復常奉車從擊趙音軍開封楊熊軍曲

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

索隱曰案說文云匱匣也因復常奉車從擊秦軍維

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為滕公徐廣曰令

長曰今沛郡公丘漢書口嬰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

○正義曰滕即公丘故城是在徐州滕縣西南十五

里因復奉車從攻南陽戰於藍田芷陽索隱曰芷音止地名今霸

陵也在京兆縣以兵車趣攻戰疾至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

公為漢王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

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

漢王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

在後常蹶兩兒欲棄之嬰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樹

乃馳服虔曰高帝欲斬之故嬰圍樹走也面背樹也應劭曰古者皆立乘嬰恐墜小兒各置一面

雍持之樹立也蘇林曰南陽人謂抱小兒為雍樹面者大人以面首向臨之小兒抱大人頸似懸樹也

漢王怒行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

從服是

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祈陽徐廣曰祈一作

沂○索隱曰蓋鄉名也漢書作沂楚無其縣復常奉車從擊項籍追至陳

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索隱曰縣名也地理志屬太原漢王立為帝

其秋燕王臧荼反嬰以太僕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

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以太僕從擊代至

武泉雲中索隱曰地理志武泉屬雲中○正義曰二縣在朔州善陽縣界益食千戶

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為

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開圍

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向卒得脫

仁

益食嬰細陽千戶

索隱曰地理志屬汝南

復以太僕從擊胡騎

句注北大破之以太僕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為

多賜所奪邑五百戶

漢書音義曰時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

以太僕擊

陳豨黥布軍陷陳郤敵益食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

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為太僕竟高祖崩

以太僕事孝惠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嘗元

於下邑之間也

正義曰宋州碭山縣

乃賜嬰縣北第一曰

我以尊異之孝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

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

侯食杜平鄉

索隱曰謂食杜縣之平鄉

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

至彭城項羽擊大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

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

張晏曰秦將降降為公今反

從擊破之攻

下黃

正義曰故城在曹州考城縣東二十四里

西拔兵軍於滎陽楚騎來

眾漢王乃擇軍中可為車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

泉人

徐廣曰重泉屬馬胡○正義曰故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

李必駱甲習

騎兵今為校尉可為騎將

索隱曰必甲二人名也姚氏案漢紀桓帝延熹三年

追錄高祖功臣李必後黃門丞李遂為晉陽關內侯也

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

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人王左右善騎者傳之

如淳曰傳音附 灌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拜灌嬰為中

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

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餉道起陽

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

右司馬騎將各一人 張晏曰主右方之馬左亦如之 擊破拓公王武

軍於燕西 徐廣曰拓屬陳○索隱曰案武拓縣令也

燕國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 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

樓煩取其美稱未必樓煩 善騎射故以名射上為

人也張晏曰樓煩胡國名 連尹一人 張晏曰大夫楚

左傳莫敖連 尹宮廐尹是 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

斬都尉一人以騎渡河南送漢王到雒陽使北迎相

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年

以列侯食邑杜平鄉以御史大夫受詔將郎中騎兵

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

軍華毋傷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菑得齊守相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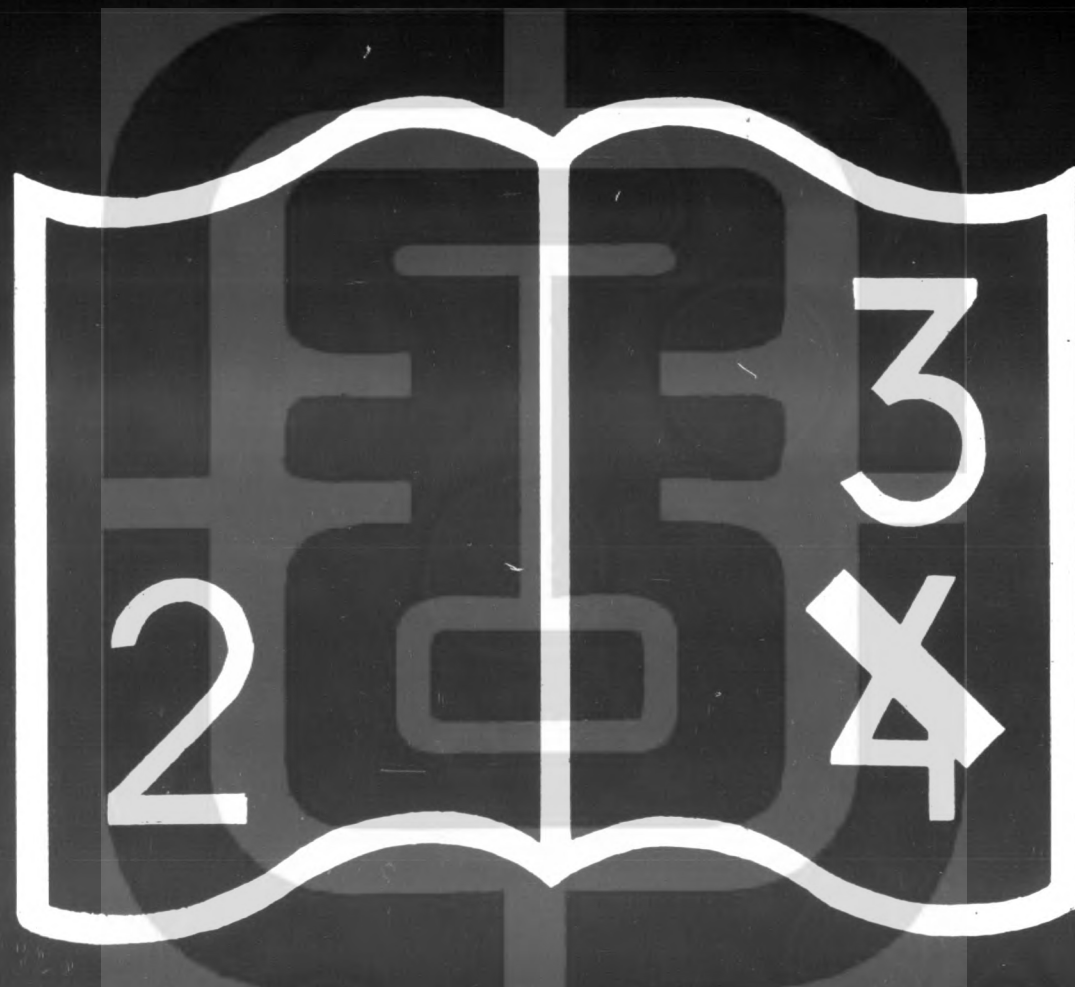
光追齊相田橫至薳博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

生得騎將四人攻下薳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所

將卒斬吸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高密 索隱曰留

旋其名高密縣名在北海漢書作假密假密地名不

知所在未知孰是耳○正義曰留縣在沛郡公其令



编码错误

卒斬龍且文頴曰所將卒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

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為齊王

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

身虜騎將一人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僮取慮徐

索隱曰取音秋慮音閭取又音度淮盡降其城邑至

廣陵漢書音義曰住廣陵以禦敵○正義曰謂從項

羽使項穀薛公郟公復定淮北嬰度淮北擊破項穀

郟公下邳正義曰郟音斬薛公下下邳擊破楚騎於

平陽○索隱曰小顏云此平陽在東郡地理志太山

漢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為孝文皇帝復為太僕

八歲卒謚為文侯索隱曰索姚氏云三輔故事曰滕

之馬冢博物志曰公卿送嬰葬至東都門外馬不行

措地悲鳴得石椁有銘曰佳城鬱鬱二千年見白日

吁嗟滕公居子夷侯竈立七年卒子共侯賜立三十

一年卒子侯頗尚平陽公主立十九歲元鼎二年坐

與父御婢姦罪自殺國除

穎侯侯灌嬰者睢陽販繒者也正義曰今陳州南穎

故城高祖之為沛公略地至雍丘下章邯敗殺項梁

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初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

漢書

精神尤異
獨在數疾
力字

武及秦軍於扛里疾鬪賜爵七大夫從攻秦軍亳南
開封曲遇戰疾力服虔曰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後攻
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戶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
守齟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
至霸上賜爵執珪號昌文君索隱曰亦稱宣陵君皆非爵土加美號耳沛
公立為漢王拜嬰為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
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於廢丘未
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
魏相項他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

縣也在兖州東南六十二里按鄒縣去徐州滕縣界四十餘里也遂降彭城虜柱國

項佗降留薛沛鄭蕭相攻苦譙正義曰戶復得亞將

周蘭與漢王會頤鄉徐廣曰苦縣有頤鄉從擊項籍軍於陳下

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騎將八人賜益食邑

二千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受詔

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正義曰縣在濠州定遠縣東南五十五里破之

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

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正義曰和

州歷陽縣即今州城是也渡江破吳郡長吳下如淳曰雒長之長也○索隱曰下有

郡守此長即令也如淳以為雄長非也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

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立為皇帝賜益嬰邑三千

戶其秋以車騎將軍從擊破燕王臧荼明年從至陳

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賴陰二千五百戶號

曰賴陰侯以車騎將軍從擊反韓王信於代至馬邑

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相破胡騎於武泉

北正義曰縣名在朔州北一百二十里復從擊韓信胡騎晉陽下所將

卒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曰胡名也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

車騎擊破胡騎於滎石服虔曰滎音沙○索隱曰劉氏音千卧反至平城

為胡所圍從還軍東垣從擊陳豨受詔別攻豨丞相

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父特將五人文穎曰特

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正義曰盧奴定州安喜縣是曲陽定州曲

陽縣是安平定州安平縣攻下東垣黥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

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

上柱國軍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誅徐廣曰一作誅

○索隱曰索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

漢書作肥誅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一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

歸定令嬰食賴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得二千

戶

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國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嬰以列侯事孝惠帝及呂太后太后崩呂祿等以趙王自置為將軍軍長安為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且入誅不當為王者上將軍呂祿等聞之乃遣嬰為大將將軍往擊之嬰行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呂誅呂氏事正義曰風方鳳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亦罷兵自滎陽歸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為孝文皇帝

知
不
不
不
不

孝文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黃金千斤拜為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就國嬰為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往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乃罷嬰之兵後歲餘嬰以丞相卒謚曰懿侯子平侯阿代侯二十八年卒子彊代侯十二年彊有罪絕二歲元光三年天子封灌嬰孫賢為臨汝侯續灌氏後八歲坐行賕有罪國除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繯之時豈

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
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索隱曰秦他廣樊噲之孫後失封蓋嘗訝
太史公序蕭曹樊滕之功委具則從他廣而得其事故備也

史記卷之第九十五

史記題評卷九十六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索隱曰案縣名屬陳留正義曰鄭州陽武縣也好書

律曆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如淳曰方版也謂書事在版上者也秦以

上置柱下史蒼為御史主其事或曰四方文書○索隱曰周秦皆有柱下史謂御史也所掌及侍立恒在

殿柱之下故老聃為周柱下史今蒼在秦代亦居斯職方書者方板謂小事書於板也或曰主四方文書

也姓氏以為下云明習天下圖書計籍有罪亡歸及

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當斬解

衣伏質索隱曰小顏云質鎡也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

漢曰
相赤

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西入武關至咸陽
沛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
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為常山守從淮陰侯擊趙
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為代相備邊寇已而
徙為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趙王敖復徙相代王燕
王臧荼反高祖往擊之蒼以代相從攻臧荼有功以
六年中封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為計相文穎
計故號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張晏曰以列侯
如淳曰以其所主因以為官號與計相同時所卒立
非久施也。索隱曰謂改計相之名更名主計也此

立號也是時蕭何為相國而張蒼乃自秦時為柱下

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筭律曆故令蒼以

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亡漢立皇子

長為淮南王而張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秦時皆為泗水卒史

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苛自卒史

從沛公沛公以周昌為職志徐廣曰主旗幟之屬索

旗幟也謂掌旗幟周苛為客張晏曰為帳下從入關

破秦沛公立為漢王以周苛為御史大夫周昌為中

文

史直致
高帝
戚姬
今人
小說

尉漢王四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羽怒亨周苛徐廣曰四年三月也於
是乃拜周昌為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
與蕭曹等俱封封周昌為汾陰侯周苛子周成以父
死事封為高景侯徐廣曰元年封封三十九年昌為
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
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周昌頃問曰
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

然尤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

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

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成怒曰臣口不能

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正義曰期以口吃每語故重言期期也陛下雖

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吕后側

耳於東廂聽見周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是後

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之後不

全也趙堯年少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孟東曰方與縣名公

其號璣曰方謂御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與縣令也

然竒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
少刀筆吏耳正義曰古用簡牘書有錯謬
以刀削之故號曰刀筆吏何能至是

乎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群臣不
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為不樂非為

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卻邪備萬歲之後而
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

曰謂不知其計所出也堯曰陛下獨宜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

后太子群臣素所敬憚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
是而群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有一堅忍

質直且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高
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公彊為我

相趙王正義曰桓譚世論云使周相趙不如使取呂后家女為妃令戚夫人善事呂后則如意無

也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不獨奈何中道而棄
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

索隱曰諸侯王表有左官之律常昭以為左猶下也禁不得下仕於諸王也然地

道尊右右貴左賤故謂貶秩為左遷他皆此類然
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徒
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

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孰視趙堯曰無以

易堯遂拜趙堯為御史大夫

徐廣曰十年也

堯亦前有軍功

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為江邑侯

徐廣

曰十二

年封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周昌令王

稱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為不遣趙王於是高后

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怒而罵周

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昌既徵

高后使使召趙王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而死

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死

索隱曰漢書列傳及表咸言周昌謚悼帝

昭云或謚惠非也漢書又曰傳子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車為安陽侯有罪國除也

後

難謝病亦死

五歲

正義曰高后之年

高后聞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高祖

時定趙王如意之畫乃抵堯罪

徐廣曰呂后元年國除

以廣阿

侯任教為御史大夫

任教者故沛獄吏高祖嘗辟吏

正義曰辟音避

吏繫呂后遇

之不謹任教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

起教以客從為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為漢王東擊

項籍教遷為上黨守陳豨及時教堅守封為廣阿侯

食千八百戶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免

徐廣曰文帝二年任

教卒謚懿侯曾孫越人元鼎二年為太常坐酒酸國除駟案漢書任教孝文元年薨徐誤也○正義曰按

陳書

史記書表云孝文二年卒漢表又云封九十年卒計高祖十一年封到文帝二年則十九年矣而漢書誤裴氏不考乃云徐誤何其貳過也 以平陽侯曹窋為御史大夫高后

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以淮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四年丞相

灌嬰卒張蒼為丞相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曆

文頴曰緒尋也或曰緒紫也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

以十月為歲首弗革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

時尚黑如故正義曰姓察云蒼是秦人猶用推五勝之法以周赤烏為火漢勝火以水也

律調樂入之音穀及以此定律令如淳曰此謂音清濁各有所

比也以定十二月律之法令於樂官使長行之贊曰謂以此故取類以定法律與條令也○正義曰此音

鼻或音必履反謂比方也若百工天下作程品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為器物皆有尺

寸斤兩皆使得宜此之謂順晉灼曰若預及之辭○索隱曰一音灼說為得至於為丞相卒

就之故漢家言律曆者本之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

觀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曆漢書曰著書十八張蒼德

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後

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

為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主德時其符

有黃龍當見詔下其議張蒼張蒼以為非是罷之其

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為博士草土

德之曆制度更元年張丞相由此自絀謝病稱老蒼

任人為中候張晏曰所選保任者也大為姦利上以讓

蒼蒼遂病免蒼為丞相十五歲而免孝景前五年蒼

卒謚為文侯子康代侯八年卒子類徐廣曰一代為

侯八年坐臨諸侯喪後就位不敬國除索隱曰案漢

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餘為侯丞相蒼子復

高帝功臣
龍虎皆安
在而張蒼
水庸材倫
無言論
業為相
十五年
成以

復幸蒼年百有餘歲而卒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曰材官之多力能脚蹋強弩張

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

復幸蒼年百有餘歲而卒

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

率索隱曰從擊黥布軍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守孝

文帝元年舉故吏士二千石從高皇帝者悉以為關

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戶張蒼已

為丞相嘉遷為御史大夫張蒼免相徐廣曰後孝文

二年八月

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為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念父之不可而高帝特大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正義曰今易州界武陽城中東南隅故城是也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賞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鄧通詣丞

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尋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如淳曰嘉語其吏曰今便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者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為丞相五歲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年鼂錯為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謫罰侵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

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

南出者太上皇廟塹垣服虔曰宮外垣也如塹音畏便之便嘉聞之

欲因此以法錯擅穿宗廟垣為門奏請誅錯錯客有

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景帝正義曰自歸帝首露至朝丞

相奏請誅內史錯景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塹

垣故他官居其中索隱曰漢書作冗官謂敢官且又我使為之錯

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為

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誡為節侯子共侯茂代三

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徐廣曰一本無此去病而云共侯茂三十

年子史改子侯史代六歲坐為九江太守受故官

送有罪國除自申屠嘉死之後景帝時開封侯陶青

桃侯劉舍為丞相徐廣曰陶青高祖功臣陶舍之子也謚夷劉舍本項氏親也賜姓劉

氏父襄佐高祖有功含謚哀侯及今上時柏至侯許昌徐廣曰高祖功臣許昌之

孫謚哀侯平棘侯薛澤徐廣曰高祖功臣薛澤武彊侯

莊青翟徐廣曰高祖功臣莊不識之孫高陵侯趙周徐廣曰周父夷

而傳諫爭等為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姪姪索隱曰姪音側角反小顏

云持整之貌漢書作齟齬音初角反一作廉謹為丞

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此國張蒼
其及相者
又因周昌
及中屠一
等讀直與
陳平傳王
陵可皆樂
體之妙者

此後紀車
丞相韋丞
相等非本
文稽先生
也

以下文
丞相蓋
之生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為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
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顛項曆何哉
張晏曰不考經典
專用顛項曆何哉周昌木彊人也任敖以舊德用張晏
曰謂傷辱 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
已后吏

蕭曹陳平異矣

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莫錄其行起居狀略且紀征

和以來有車丞相長陵人也名千秋卒而有韋丞相代

索隱曰自車千秋以下皆褚先生等
所記然丞相傳都省略漢書則備

韋丞相賢者魯人也以讀書術為吏至大鴻臚有相

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子

其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常丞相言曰我即為

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為丞相病死而長子

有罪論不得嗣而立玄成玄成時佯狂不肯立竟立

之有讓國之名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

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韋丞相卒有魏丞相

代

魏丞相相者濟陰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皆

令諸吏帶劔帶劔前奏事或有不帶劔者當入奏事

至乃借劔而敢入奏事其時京兆尹趙君名廣漢丞相

奏以免罪使人執魏丞相欲求脫罪而不聽復使人

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而私獨奏請驗之

發吏卒至丞相舍捕奴婢答擊問之實不以兵刃殺

也而丞相司直繁君索隱曰繁姓也音婆奏京兆尹趙君迫脅

丞相誣以夫人賊殺婢發吏卒圍捕丞相舍不道又

得擅屏騎士事趙京兆坐要斬又有使掾陳平等劾

中尚書疑以獨擅劫事而坐之大不敬長史以下皆

坐死或下蠶室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子嗣後坐

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內侯失列侯得食

其故國邑魏丞相卒以御史大夫邴吉代

邴丞相吉者魯國人也以讀書好法令至御史大夫

孝宣帝時以有舊故封列侯而因為丞相明於事

有大智後世稱之以丞相病死子顯嗣後坐騎至廟

不敬有詔奪爵一級失列侯得食故國邑顯為吏至

太僕坐官耗亂身及子與有姦賊免為庶人邴丞相

卒黃丞相代長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與韋丞相魏

丞相邴丞相微賤時會於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

史記卷九十一
者皆丞相也其後三人竟更相代為丞相何見之明也

黃丞相霸者淮陽人也以讀書為吏至潁川太守治潁川以禮義條教喻告化之犯法者風曉令自殺化大行名聲聞孝宣帝下制曰潁川太守霸以宣布詔令治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中無重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徵為京兆尹而至丞相復以禮義為治以丞相病死子嗣後為列侯黃丞相卒以御史大夫于定國代于丞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于丞

相去御史大夫韋玄成代

韋丞相玄成者即前韋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侯其人少時好讀書明於詩論語為吏至衛尉徙為太子太傅御史大夫薛君免

名廣德也

為御史大夫于丞相乞

骸骨免而為丞相因封故邑為扶陽侯數年病死孝元帝親臨喪賜賞甚厚子嗣後其治容容隨世俗浮沉而見謂諂巧而相工本謂之當為侯代父而後失之復自游宦而起至丞相父子俱為丞相世間美之豈不命哉相工其先知之韋丞相卒御史大夫匡衡

代

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士受詩家貧衡
傭作以給食飲才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其
經以不中科故明習補平原文學卒史數年郡不尊
敬御史徵之以補百石屬薦為郎而補博士拜為太
子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好詩而遷為光祿勳居殿
中為師授教左右而縣官坐其旁聽甚善之日以尊
貴御史大夫鄭弘坐事免而匡君為御史大夫歲餘
韋丞相死匡君代為丞相封樂安侯以十年之間不

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深惟士

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微甚徐廣曰微一作微然多至御史

大夫即去者諸為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

物故也高堂隆答魏朝訪曰物無也或乃陰私相毀

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守之日少而得之至

于封侯真命也夫御史大夫鄭君守之數年不得匡

君居之未滿歲而韋丞相死即心以之矣豈可以智巧

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窮不得者眾甚也索隱曰案此論匡衡

已來事則疑人亦心也或本編
太史公其序匡衡傳

史記題評卷九十六

史記題評卷九十七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酈生食其者

正義曰曆異
少戔二音也

陳留高陽人也

徐廣曰今在圍縣

索隱曰案高陽屬陳留圍縣高陽鄉
名也故者舊傳云食其圍高陽鄉人

好讀書家貧落

魄無以為衣食業

應劭曰落魄志行衰惡之貌
也晉灼曰落魄託義同

為里

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及陳

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

正義曰徇畧也

過高陽者數十人酈

生問其將皆握齟

應劭曰握齟
急促之貌好苛禮

云苛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後聞
煩也

沛公將兵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
 子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見謂
 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
 莫為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
 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
 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
 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
 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誠者沛公至高陽傳舍徐廣曰二
 世三年 二月 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

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
 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以攻秦也沛公罵曰豎儒
 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
 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我兵誅無道秦不宜倨
 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酈
 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
 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一作烏合收散亂之兵
 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
 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積粟臣

善其所以
起聖說
辭也史筆
之妙天之
天者大言
也傳善傳
口能得其

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
臣為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
號酈食其為廣野君酈生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
從沛公西南略地酈生常為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
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
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
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拒楚
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
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

案此 夫教人君天下轉輸之矣臣聞其下迺有

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故倉廩引而東令適

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

反却自奪其便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

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

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

陽據敖倉之粟正義曰敖倉在鄭州滎陽縣四十五里石門之東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

秦時置倉於敖正義曰即塞成臯之險正義曰即杜大行之道

常昭曰在河案距蜚狐之口如淳曰上黨壺關也守白

內野王北

馬之津以示諸侯効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
 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
 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下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
 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
 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
 廼從其書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
 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
 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得保
 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

漢弱
故辭費所
謂未必田
語不知之
備諸侯之
兵四面而
至蜀漢之
粟方船而
下兩語氣
謂動人所
謂天之福

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
 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
 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
 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
 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為之
 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索隱曰
謂並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
舟也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
 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為人刻印剋而不能授孟康

斷無復廉鍰也璜曰項羽吝於爵賞玩惜侯印不能以封其人也攻城得賂積而不

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

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

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

十二城索隱曰北魏謂魏豹豹在河北故也亦謂之西魏以大梁在河南故也此蚩尤

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

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

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十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

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為然迺

酈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淮陰侯聞

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迺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

廣聞漢兵至以為酈生賣已迺曰汝能止漢軍我活

汝不然我將亨汝酈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

讓而公不為若更言齊王遂亨酈生引兵東走漢十

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

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酈疥數將兵功未當

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為高梁侯後更食武遂嗣三世

索隱曰疥音界地理志武遂屬河元狩元年中武遂

間案漢書作武陽子遂衍字誤也順生

酒溪云未
向也字使
人失笑
讀比他說
讀取情實
濃厚

侯平正義曰年表云卒子敵嗣卒子平嗣元年有罪國除而漢書云更食武陽子遂嗣恐漢書誤也
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當棄市病死國除也

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

因王之索隱曰趙他為南越尉故曰尉他他音一馳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

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佗結服虔曰魁音推今兵士

追反結音計謂為髮一搨以椎而結之故字從結且案魁結二字依字讀之亦通謂夷人本被髮左衽今

其髮而結之也他同其風俗但魁箕倨九陸生陸生因進說他曰足

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索隱曰趙地也太丞在直定名東垣屬常山

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

為敵國索隱曰案崔浩二公抗對也衡車扼上橫木禍也抗衡言兩衡相對拒率不相避下也

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位攻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

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

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遂誅

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

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

兵而誅王天子憐而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

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造

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造

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家夷滅

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

覆手耳於是尉佗迺蹶然起坐索隱曰蘇林音厥禮記子夏蹶然而起

蒼云蹶起也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

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

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為

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

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高腴人衆車輦萬物

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

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何迺比

於漢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

何渠不若漢渠音詎。索隱曰漢書作遽字小顏以為有何迫促而不如漢也迺大

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

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蘇林

曰非橐中物故曰他送也陸生卒拜尉佗為越王令稱臣奉漢約

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陸生時時前說稱

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

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

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

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趙氏秦姓也○索隱

曰案韋昭云秦伯繫後與趙同出非廉造父有功周繆王封之趙由此一姓趙氏鄉使秦已

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憚

而有慙色廼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

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廼粗述存亡之

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

萬歲號其書曰新語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

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廼病免家

左右呼萬歲幸其固心向道也今人豈復有此

以好時田地善正義曰時音止雍川縣也可以家焉有五男廼出

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正義曰漢制一金直千貫分其子子二

百金今為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待

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徐廣曰汝過一作公

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

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索隱

曰率音律過音戈其下過字音光卧反數見不鮮索隱曰音朔現數見謂時時來見汝也不

也漢書作數擊鮮如淳云新殺曰鮮無父恩公為

也韋昭曰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

安車駟馬不必乘坐歌舞琴瑟惟恐不多

數見不鮮恐其久而厭也注非漢書改作擊鮮也

勿父恩公為也待其身如客子

也余員

亦如客也
言無久厭
公正接上
句數見不
鮮意鮮新
也

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常燕居
深念陸生往請漢書音義曰請若問起居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
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
何念陸生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
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
為之柰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
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徐廣曰務一作豫天下雖有變即
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
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為

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迺以五百金為絳侯

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

謀益衰陳平迺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

遺陸生為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

甚漢書音義曰言很籍甚盛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

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為

太中大夫往使尉佗令尉佗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

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鼻

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止之布
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漢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
謀得不誅語在黥布語中黥布列傳無此語平原君為人辯
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
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
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
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生令平原
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
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愛知

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

張晏曰相知同恤災危母在

故義不知君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

侯乃奉百金往稅韋昭曰衣服曰稅稅當為祿列侯貴人以辟陽

侯故往稅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

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

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

使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迺求

見孝惠幸臣閔籍孺索隱曰按按幸傳云高祖時有籍孺孝惠時有閔籍孺今總言閔

籍孺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

誤也

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
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於
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共幸君君貴富
益倍矣於是閔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
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
侯以為倍已大怒及其成功出之廼大驚呂太后崩
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如淳曰辟陽侯與
諸呂相親信也為
罪宜誅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
力也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

漢書曰朱
雲傳後初
平以下乃
世傳也
不喜
長好
之
曰謂
也古
今

聞其客平原君為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
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為平
原君曰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
惜之曰吾無意殺之廼召其子拜為中大夫使匈奴
單于無禮廼罵單于遂死匈奴中初沛公引兵過陳
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
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
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
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徐廣曰側注冠
一名高山冠齊

劉俊

王所服以
賜謁者
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為事未
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
為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案劔叱使者曰走復
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
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
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扶
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
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
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與天

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
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
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為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
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音矣廼延而坐之問所以取
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
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
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為足下說之不聽臣臣請為足
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眾據陳留之城而
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天下

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迺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為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為亡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為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卧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會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迺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史記卷之第九十七

史記題評卷九十八

傳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陽陵侯傳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

曰按橫陽邑名在韓韓公子成初封橫陽君張良立為韓王也從攻安陽正義曰後

云已氏有安陽城隋改已氏為楚丘今杠里擊趙賁

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正義曰曲丘羽反遇牛恭

有曲遇聚按鄭陽武正義曰鄭斬首十二級賜爵卿

從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隱

曰謂美號耳非從入漢中遷為右騎將從定二秦賜

其叙戰功
處顯爵相
國世家并
樊鄧滕灌
列傳同一
凡例已見
前

食邑雕陰也。徐廣曰屬上郡。索隱曰案孟康云縣名也。正義曰鄭州洛交縣三十里雕陰故

城是也。從擊項籍待懷。服虔曰待高帝於懷。索隱曰小顏案地理志懷屬河內今懷

也。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

一人敖下。徐廣曰敖倉之下。益食邑屬淮陰。索隱曰張晏云

陰者終也。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索隱曰博

太山縣也。顧祕監云屬曹參以殘破博縣也。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

勿絕封為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為齊右丞

相備齊。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屯備。正義曰按為齊王韓信相。五歲為齊相

國。正義曰為齊悼惠王劉肥相五歲也。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

代丞相噲擊豨一月徙為代相國將屯。如淳曰豨別

將卒而屯守也。案律謂勒兵而守曰屯。索隱曰如

淳云漢初諸王官屬如漢朝故代有丞相案孔文祥

云邊境有屯兵寬為代相國。二歲為代丞相將屯。孝

惠五年卒謚為景侯子湏侯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

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二十一年坐與淮南王

謀反死國除。信武侯靳歙。索隱曰以中涓從起宛胸。正義曰上於

反曹州。攻濟陽。正義曰曹州宛胸縣西。南三十五里濟陽故城。破李由軍擊

秦軍亳南開封東北斬騎十人將一人。徐廣曰將一作侯。首

斤次

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號臨平君又戰藍

田北斬車司馬二人張晏曰主官車騎長一人首二十八級

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賜歛爵建武

侯遷為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

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侯各四人騎長十

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去擊友者

主武等略梁地別將擊邢說軍張晏曰特起兵者也說音悅○索隱曰邢

名說苗南徐廣曰今日考城○索隱曰苗音災今為考城屬濟陰也破之身得說

都尉二人司馬侯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

破楚軍滎陽東三年賜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

擊趙將貫郝上音肥下音釋○索隱曰漢書非趙貫軍案此在河北非曹參樊噲之所擊也

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四

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七縣別攻破趙軍得其

將司馬二人侯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攻下邯

鄆別下平陽徐廣曰鄆有平陽城○正義曰括地志平陽故城在相州臨漳縣西二十五里

云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一人孟康曰將兵郡守

降鄆從攻朝歌邯鄆及別擊破趙軍降邯鄆郡六縣

徐廣曰邯鄆高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臯南擊絕楚

帝改曰趙國

饒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軍魯下

正義曰魯城之

縣略地東至繒邳下邳

索隱曰案地理志繒屬東海

下邳泗水縣邳

南至蘄竹邑

索隱曰二邑名蘄在

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陵

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

索隱曰案孔文

尉生致之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

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號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

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

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敞破之

索隱曰

漢敞

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五千三百

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三十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

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

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高后五年歎卒謚為

肅侯子亭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國人過律

索隱曰事

役違律數 孝文後三年奪侯國除

蒯成侯緹者

正義曰括地志云蒯亭在河南西十四

故鄉聚名也

沛人也姓周氏常為高祖參乘以舍人

從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

正義曰雍

戰功

州涇陽縣西北東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兵

襄國軍乍利乍不利終無離上心徐廣曰蒯成侯表云遇淮陰侯軍襄

國楚漢約分鴻溝以縹為信武侯戰不利不敢離上以縹為信武侯食邑三千

三百戶高祖十二年以縹為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

欲自擊陳豨蒯成侯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

今上常自行是為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

殿門不趨殺人不死至孝文五年縹以壽終謚為貞

侯正義曰謚為子昌代侯有罪國除至孝景中二年

封縹子居代侯徐廣曰表云孝景中元年封縹子至

漢近婦人

漢云以傷心語者
愛不得不
其衰之
厚厚君子
具反誣猶
今人言假
其成

元鼎三年居為太常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陽陵侯博寬信武侯斬欽皆高爵徐廣曰一無高

皆從高祖字又一本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

城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縹操心

堅正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

者徐廣曰此一作此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史記題評卷九十八

史記題評卷九十九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劉敬者齊人也

索隱曰敬本姓婁漢書作婁敬

漢五年戍隴西過洛

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

蘇林曰一木橫鹿車前一

反輓音晚。索隱曰輓者牽也輅者鹿車前橫木二人前輓一人後推之

衣其羊裘見齊

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

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

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婁敬婁敬

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

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下天一人無有百姓放無

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郅

正義曰郅音胎雍州武功縣西南二十三里故繁城是也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

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國人

爭隨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

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

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立周公之屬

傅相焉廼營成周洛邑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

方納貢職道理均矣有德則且勿以王無德則易以亡

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今後世

驕者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

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

附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六國之民莫不賓服効

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為兩正義曰公羊傳云東

者何王城也按周自平王東遷以下十二王皆天下

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

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

與項羽戰滎陽爭成臯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

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

漢書卷九十九
匈奴傳第九十九
高誘注云
秦之形勢
乃周之形
勢也蓋豐
敦所談
漢書卷九十九
匈奴傳第九十九

之穀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
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
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
此所謂天府者也索隱曰案戰國策蘇秦說惠王曰
大王之國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
高誘注云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
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肱拊其背未能全其勝
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肱
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群臣群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
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

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

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為

奉春君索隱曰按張晏云春為歲之始
以其首謀邯鄲中故號奉春君漢七年韓王

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

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

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

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奪矜見所長今臣

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

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正義曰句注
山在代州鴈

門縣西北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
以口舌得官今廼妄言沮吾軍械擊敬廣武遂往至
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
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以斬
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廼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
為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
頓為單于兵彊控弦三十萬應劭曰數苦北邊上患
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
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群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

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
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柰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
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
必慕以為闕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
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
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
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
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
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

劉涓子
新破少民
與百萬可
具人自相
作劫如盜
士不足焉
頁溪云言
人與國有
世應盡所
重者

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

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

往結和親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

煩王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索隱曰案張晏云白

南舊並匈奴地也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

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

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與今陛下雖都

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一日有

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

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攻

備胡諸侯有變亦是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

上曰善迺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索隱曰案

高陵鄠陽諸口華陰好時諸景及叔孫通者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

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成

卒攻蘄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

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贊曰將謂逆亂也公羊傳

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

各盡其忠

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為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間郡守尉令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廼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索隱曰案國語謂之一衾費必有裳謂之一衾杜預云衣單復具云稱也拜為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

脫於虜口廼亡去之薛薛曰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

孫通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叔

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

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

憎之廼變其服服短衣楚製索隱曰案孔文祥云短衣便事非儒者衣服高

祖禁人故從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

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群盜壯士進之弟子

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

尊言大猾何也叔孫通聞之廼謂曰漢王方蒙矢石

爭天下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塞漢之士

張晏曰塞

卷也贊曰後取曰塞楚諸生且待我我忘矣漢王

辭曰朝舉所之木蘭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

徐廣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蹤齊稷下之風流

也駟案漢書音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為

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

為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

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

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

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二王不同禮禮者

而與於簡
易周之文
禮高不能
行矣殷之
質夏之忠
何往不可
哉苟簡且
易漢高未
必不從也
通也不以
簡易量主
而以尊重
逢君故秦
儀是采秦
詩既除而
驕復蹈之
此通之罪
也

聖生尚矣
叔孫通以
簡易通者
也

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立有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據

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

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叔

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

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

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

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

行公往矣無汙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

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

史記卷五十九 叔孫通 二 華福

讀法無異

百餘人為綿蕞

徐廣曰表位標準音子外反駟案如淳曰置設綿索為習隸處蕞謂以茅

翦樹地為纂位春秋傳曰置茅蕞也○索隱曰蕞昭

云引繩為綿立表為蕞音茲會反賈逵云東茅以表

位為蕞又纂文云蕞今之纂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

曰上可試觀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為此廼令群臣

習隸索隱曰隸亦音異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

臣皆朝十月索隱曰小顏云漢以十月為正故行朝

十月為歲首不言以十月為正月也儀先平明謁者治

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

志徐廣曰一作幟傳言趨索隱曰案小顏傳聲教入殿下郎

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

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

句傳漢書音義曰傳從上下為臚○索隱曰蘇林云

矣韋昭云大行掌賓客之禮今謂之鴻臚也九賓則

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漢依此

以為臚傳以次傳令上也向秀注莊子於是皇帝輦

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徐廣曰一作幟○索隱曰案輿

芻豢至秦始皇去其輪而輿為尊也職音幟傳警引諸

者漢儀云帝輦動則左右侍幟幟者稱警是也

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
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文穎曰作酒令法也
蘇林曰常會須天子華福

中起更衣然後入置酒矣○索隱曰姚氏云進止有禮也古人飲酒不過三爵君臣百拜終日宴不為亂

也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如淳曰抑屈以尊卑次起上壽

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

竟朝置酒無敢謹諱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廼今日

知為皇帝之貴也廼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

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為儀

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

金賜諸生諸生廼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

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為太子太傅漢十二

年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

晉獻公以驪山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

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

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

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徐廣曰攻猶今人言擊也啖一作淡駟案如淳曰食

無菜茹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

誅以頸血汗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

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柰何以天下為戲高

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

見上迺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迺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群臣莫能習徒為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為太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為東朝長樂宮關中記曰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也漢太后常居之及間往來數蹕煩人案隱曰常昭云蹕止人行也長非時也中間往來清道煩人也迺作復道方築武庫南也如淳曰作復道方始叔孫生奏事因請問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應劭曰月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淳曰三輔黃圖

高廟其道值所作復道故言乘宗廟道上行孝惠

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

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為原廟渭北

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迺詔有

司立原廟原廟起以復道故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宮

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願陛下

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迺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

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

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
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
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拙
索隱曰道固委蛇音移蓋謂是乎

史記題評卷九十九

史記題

一百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

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

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氣力也俠傳也○索隱曰任而禁反俠音協

有名於楚項籍使

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

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

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

劉季布許之廼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

服虔曰東

郡謂廣輓車為柳輿展曰皆指飾也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李奇曰大牛車也車上覆為柳瓚曰茂陵書

劉涓子云此周氏奇基在末家上是能用朱家者而獨聞

中有廣柳車每縣數百乘是今運轉大車是也。索
隱曰案服虔臣瓚所據則是大車任載運者名廣柳
車然則柳為車通名都展所說事義相協最為通允
故禮曰設柳翼為使人勿惡也鄭玄注周禮云柳聚
也諸色所聚則是喪車稱柳也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曾
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廼買而置之田誠其
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廼乘輅車之洛陽
徐廣曰馬車也。索隱曰案謂輕車一馬車也。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
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
公曰布數為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
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為其主

用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
天下獨以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
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
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
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
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廼許曰諾待間果言如朱家
指上廼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
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為郎中奉
惠時為中郎將單于嘗為書嫚吕后不遜吕后大怒

劉漢公云
當是行空
也

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
奴中諸將皆阿吕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
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
衆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
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
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為河東守孝文時
人有言其賢者有孝文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
勇使酒難近系隱曰使音如字近音其新反至留邸一
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

因酒縱性謂之使酒即酣酒也

至留邸一

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
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
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闕陛
下也上默然慚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孟康曰
以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勢以自炫耀也文穎曰
事權貴也與通勢以其所有辜較請託金錢以自顧
穎所說辜較音姑角事貴人趙同等徐廣曰漢書
遷父與實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實長君曰吾聞
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

江表

季布

張晏曰欲使竇長君為介於布請見

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

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

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

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敬於梁楚間哉且僕

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

重邪何足下此僕之深也季布廼大說引入留數月

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

布弟季心

徐正庚曰一作子

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

千里士皆爭為之死嘗殺人亡之具從袁絲匿

長事袁絲不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

曰漢

書作中尉

司馬中尉郗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

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母

弟丁公為楚將

晉灼曰楚漢秦秋云薛人名固

丁公為項羽逐窘高

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

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謂

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

項王失天下者廼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為人

臣者無效丁公

樂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索

曰謂居家之窮困賃傭於齊為酒人保漢書音義曰人無官職也

也可保信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為盜而布為人所

略賣為奴於燕為其家主報仇蒞將滅荼舉以為都

尉滅荼後為燕王以布為將及滅荼反漢擊燕虜布

梁王彭越聞之廼言上請贖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

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

維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

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

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

亨之索隱曰趣音促亨音普方提趣湯徐廣曰趣一作走

曰提音啼趣音娶徐廣云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

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臯間項王所

以遂不能西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

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

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

欲傳之萬世今陛下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

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徐廣曰小

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
就亭於是上廼釋布罪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
將軍布廼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
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
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徐廣曰擊復為燕
齊有功也相燕齊之間皆為樂布立社號曰樂公社景帝中五
年薨子賁嗣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履典

軍徐廣曰履一作屨一曰覆駟案孟康曰履履蹈之
也躡曰履數也○索隱曰案徐氏云一作覆而下

軍則履軍為是
愈於履之與屨者也塞旌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

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

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

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徐廣曰或作非
概字音義同非

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徐廣曰復一作冀樂布哭彭越趣

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如身曰非死者難不自重其死

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史記題評卷一百

史記題評卷一百一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袁盎自盜
儉人父
盜猶有父
風亦漢定
盜也

袁盎者楚人也字絲父故為羣盜徙處安陵高后時

盎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噲曾任盎為中

郎如淳曰盎為兄所保任故得為中郎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

上禮之恭常自送之徐廣曰自一作目袁盎進曰陛下以丞

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

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大尉主兵柄弗

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大尉主兵適會其

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

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索隱曰莊嚴也

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正義曰望怨也吾與而兄善

今兒廷毀我盎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

告以為反徵繫清室漢書作請室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鍾下也如淳曰請室

獄也若古刑於甸師氏也宗室諸公莫敢為言唯袁盎明絳侯無

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淮南厲

王朝殺辟陽侯石處驕甚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

刑可適削地上弗用淮南王益橫及棘蒲侯柴武太

子謀反事與九治連淮南王淮南王徵上因遷之蜀轡

車傳送袁盎時為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

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如有

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殺

弟之名柰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

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

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

者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

謂高行
名
蓋人
此
術
比
于
能
優
解

皇廷之
上乃有此

同是益語
出於淮南
世家又別
可以觀史

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

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

下親以王者脩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事大臣

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瓚曰大臣
共誅諸呂

禍福尚未可知
故曰不測也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孟康曰孟賁
夏育皆古勇

也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面讓天子位

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

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謹

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奈何益曰淮南王有三子

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為王益由此名

重朝廷袁盎常引大體忼慨宦者趙同徐廣曰漢
書作談字以

數幸常害袁盎袁盎患之益兄子種為常侍騎持節

夾乘索隱曰出秦漢書舊儀云持節夾
乘輿騎從者則云常侍騎也說盎曰徐廣曰
說一作

君與鬪廷辱之使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參乘

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

豪英今漢雖之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

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

峻阪袁盎騎並車擊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

東安錄

金之子坐不垂堂

索隱曰案張揖云恐簷瓦墮中百入或云臨堂邊墜恐墜也

金之子不騎衡

徐廣曰一作行駟案服虔曰自借身不騎衡如淳曰騎音奇案諸家說如淳為長如

衡也韋昭曰衡車衡○索隱曰衡木行馬也如淳云騎音於岐反韋昭云騎音奇案諸家說如淳為長如

云攔者索纂要云宮殿四面攔縱者云攔攔者云攔是也聖主不乘危而徼幸

今陛下騁六駢如淳曰六馬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

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

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即署長布席

正義曰蘇林云即署上林中直衛之署袁盎引卻慎夫人坐如淳曰盎時為中郎

將天子幸署豫設供待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

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

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

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

陛下獨不見人彘乎張晏曰戚夫人於是上乃說召語慎夫

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得

父居中調為隴西都尉如淳曰調選也仁愛士卒士卒皆爭

為死遷為齊相徙為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

父國多姦今苟欲効治彼不上書告君即利劍刺君

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母何時說王曰母反而已如

此幸得脫盜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盜盜生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表盜表盜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盜因跪曰願請閒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表盜即詭說曰君為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表盜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為材官蹶張遷為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

下從代來每朝即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書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為上客盜素不好鼂錯鼂錯所居坐盜去盜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鼂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案表盜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為庶人吳楚反聞鼂錯謂丞史

曰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夫袁盎多受吳王金錢

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計謀丞史

曰事未發治之有絕如淳曰事未發之時治之乃有

也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宜有謀如淳曰盎

有數鼂錯猶與未決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見竇

嬰為言吳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上

上乃召袁盎入見鼂錯在前及盎請辟人賜間錯去

固恨甚袁盎具言吳所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

謝吳吳兵乃可罷其語具在吳事中使袁盎為太常

卿

卿與為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者

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

誅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

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袁盎自其為吳相時嘗

有從史從史嘗盜愛盎侍兒文穎曰盎知之弗泄遇

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袁

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袁盎使吳

見守從史適為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

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卧司

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卧司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馬夜引袁盜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盜

弗信曰公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從史盜君侍兒者

盜乃驚謝曰公幸有親文穎曰言汝有親老吾不可以累公司

馬曰君第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如淳曰裁匿吾親不使遇害也○索隱曰

索張晏云辟隱也言自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道如淳曰決

開當所從亡者之道張音帳○索隱曰案帳軍幕也決之以出也從醉卒直隧出司

馬與分背袁盜解節毛懷之如淳曰不欲令人見也杖步行七

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文穎曰梁騎擊吳楚者遂歸

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為楚王袁盜

實記草
妙又
益無
益問答
其高

為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盜病免居家與閭里

浮沈相隨行關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盜善待之

之安陵富人有謂盜曰吾聞劇孟博徒如淳曰博徒之徒或曰博

戲之將軍何自通之盜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

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

有急叩門不以親為解張晏曰不語云親不聽也贊曰凡人之於難濟危以有

有父母為解而益兼行之○索隱曰案謂不以親為辭也今此云解者亦謂不以親在而自解不以

存亡為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

騎徐廣曰常一作詳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

諸公聞之皆多袁盎袁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

籌策梁王欲求為嗣袁盎進說其後語塞索隱曰鄒

作露非也案以盎言不宜立弟梁王以此怨盎曾使

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袁盎諸君譽之皆不容口乃

見袁盎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

後刺君者十餘曹如淳曰曹非備之袁盎心不樂家又多

怪乃之指生所問占徐廣曰指一作服駟案文穎曰

外隱曰章昭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盎安陵郭門

云指姓也

龍錯者潁川人也索隱曰龍音朝錯音厓一如字

後也予龜之學申商刑名以軹張恢先所徐廣曰先即先

縣人張恢先生與維咄以宋孟及劉禮同師以文學為

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以百石史主故事○索隱曰服

試射策中甲科補即銜為人隋直刻深韋昭曰術岸

隋峻○索隱曰按韋昭注本無術孝文帝時天下無

字或云術道路也隋音七笑反

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

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尚

書伏生所正義曰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云徵之老

不能行遣太常掌故龍錯往讀之年九十

餘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賴川與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也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

夫家令服虔曰太子稱家瓚曰茂以其辯得幸太子

太子家號曰智囊數上書孝文時言削諸侯事及法

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竒其材遷為中

大夫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

錯景帝即位以錯為內史錯常數請閒言事輒聽寵

幸傾九鄉徐廣曰九一作廿公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

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墼中門東出不

便錯乃穿兩門南出鑿廟墼垣索隱曰墼音乃亂又謂墼外之短垣也又

音而丞相嘉聞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之

即夜請閒具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

為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墼中垣不致於

法丞相謝罷朝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

為兒所賣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為御

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徐廣曰一云言景帝

古之制非久長策不便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

請削之上令公卿云云侯或連數郡非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卻錯

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誼譁疾鼂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何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為名及甯嬰袁盎進說上令鼂錯衣朝衣斬東市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正義曰漢書作鄧先孔文祥云名先為校尉擊吳楚軍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如淳曰道軍所來也道軍從吳軍瓚曰道由也

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

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

士噤口不敢復言也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

侯疆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

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

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

亦恨之乃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正義曰梁

州成固縣也括地志云成固故城在梁州成固縣東六里漢城固城也多奇計建元中

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為九卿一年

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脩黃老言顯於諸公間

大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質引義

忼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才也適時以

變易張晏曰謂景帝立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

聲矜賢竟以名敗鼂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

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亡

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史記題評卷一百一

史記題評卷一百二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索隱曰韋昭堵音緒又音

應劭曰哀帝改為順陽水東南入蔡括地志云順陽

故城在鄧州穰縣西三十里楚之郟邑也及蘇秦傳

云楚北有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為騎郎蘇林曰

陽並謂此也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

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

之補謁者正義曰百官表云謁者掌賓讚釋之既朝

受事負十七人秩比六百石也劉俊

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母甚高論令今可施

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

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為謁者僕射釋之從

行登虎圈正義曰求遠反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索隱曰漢書表上林

有八丞十二尉百官志云尉秩三百石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

圈畜夫正義曰掌虎圈百官表有鄉畜夫此其類也從旁代尉對上所問

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

吏不當若是耶尉無賴張晏曰才無可恃乃詔釋之拜畜夫

為上林令釋之又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

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

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

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數此畜夫謀謀晉灼曰音牒索隱曰漢書作

喋喋喋喋利口挂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

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以故

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畜

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

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

帝曰善乃止不拜畜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

此長相而人

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如淳曰質誠也至宮上拜釋之為公

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如淳曰

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來於是釋之追止太

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

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

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為

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廁李奇曰

陵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如淳曰居高

臨垂邊曰廁也蘇林曰廁邊側也常昭曰高岸夾水

為廁○索隱曰劉氏廁音初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

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張晏曰慎夫人邯

音奏趨也○索隱曰案走循向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漢

音義曰聲氣依倚瑟也書曰聲依永○索隱曰倚於絃反案謂歌聲合於瑟聲相依倚也意慘悽

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櫛正義曰顏師

京師北山今用紵絮斲陳蔡漆其間徐廣曰斲一作

宜州石是義曰斲絮以漆著其間也○索隱曰紵音竹呂反絮

音息慮反斲音側畧反蔡音女居反案斲陳蔡以漆

著其間也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

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郗張晏曰錮鑄也帝北向故

山○索隱曰案大顏云北山青石肌理細密堪為檨檨至今猶然故秦本紀云作阿房作鄠山發北山石

大書
一段文
情

擲乃寫是也故帝欲北山之石為擲取其精牢釋之
答言但使薄葬冢中無可貪雖無石擲有何憂焉若
使厚葬冢中有物雖并剗南山猶為人所發掘也
也言南山者取其高厚之意張晏殊失其旨也使其

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棹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

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在渭橋中

岸之中○索隱曰張晏臣瓚之說皆非也案今渭橋

有三所一所在城西北咸陽路曰西渭橋一所在東

北高陵路曰東渭橋其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

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如淳曰長

安縣人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為行已過即出見乘輿車

騎即走耳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如淳曰乙令

刑罰金四兩蹕止行人○索隱曰崔浩云當謂蹕

罪也案百官志云廷尉掌平刑罰奏當所應郡國讞

疑罪皆處當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

以報之也

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

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

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

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

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

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

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奏當棄市

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

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索隱曰案以法者謂依律以斷也非吾所以

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

罪等如淳曰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也然以逆順為差今盜

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

杯土索隱曰杯音步侯反案禮運云汗尊而杯飲鄭氏云杯手掬之字從手字本或作盃言一勺一

杯兩音並通又音普迴反杯者博之未燒之名也張

晏云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者蓋不欲言盜開長陵

及侵掘恐傷迫切先帝故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

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

山徐廣曰一作開漢書作谷見釋之

議結為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

景帝釋之恐不索隱曰景帝為太子時與王入朝

稱病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

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土地

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鞮解

正義曰上萬越顧謂張廷尉為我結鞮如字入音計

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奉張

廷尉使跪結鞮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

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
 鞶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
 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父之釋之
 卒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
 世故終身不仕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

為中郎署長應劭曰此云孝子郎也或曰以至孝事

文帝文帝輦過索隱曰過音戈謂文帝乘輦過郎署也問唐曰父老何

自為郎索隱曰索崔浩云自從也帝詢唐何從為郎又小顏云年老矣何乃自為郎怪之也

馮文帝時問唐當時感泣中時

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祿

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

未嘗不在鉅鹿也張晏曰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父知之乎唐

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

大父在趙時為官卒將徐廣曰一云官七將駟案晉灼曰百人為徹行亦皆師將

也○索隱曰案國語闔閭卒百人為徹行行頭皆官師賈逵云百人為一隊也官師隊大夫也善李

牧臣父故為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

廉頗李牧為人良如淳曰良善也說而搏髀曰嗟乎吾獨不

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索隱

索隱曰案國語闔閭卒百人為徹行行頭皆官師賈逵云百人為一隊也官師隊大夫也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曰案樂彥云人臣進對前稱王臣猶上書前云昧死
案志林云馮唐面折萬乘何言不懼主臣為驚怖其
言益著也又魏武謂陳琳云州為本初檄何乃上及
父祖琳謝曰主臣益明主臣是驚怖也解已見前篇
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
召唐讓曰公柰何衆辱我獨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
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索隱曰上音
何及縣名屬河西安定也正義曰在殺北地都尉
原州百泉縣西北十里漢朝那縣是也
昂正義曰北地郡今寧州上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
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
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常昭曰

之閫也門中擲曰閫索隱曰擲音其寡人制之
月度正義曰閫音苦本反謂門限也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
非虛言也臣大夫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
自用饗士索隱曰案謂軍中立賞賜決於外不從中
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
千三百乘索隱曰案六韜書十鼓騎萬三千索隱曰如
構鼓騎張索隱曰直百金言重百金之士十萬索隱曰
晉灼云百金言其貴重也注云或者服晉之說也
劉氏云其功可賞百金者事見管子及小爾雅是
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索隱曰崔浩云東胡在
成

故云東胡澹音丁一作澹西抑疆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

幾霸索隱曰音祈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索隱曰索

耶索隱曰倡也正義曰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

牧索隱曰索開是趙王寵臣戰國策云秦多與開金使為反問令顏聚代之索隱曰聚

音似喻反漢書作最本齊將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禽滅今臣竊

聞魏尚為雲中守漢書曰尚槐里人也正義曰雲中郡故城在勝州榆林縣東北

十里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服虔曰私廩假錢

肆租稅之入為私奉養服虔云私廩假錢是也或云官所別廩給也五日一推牛饗賓

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

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索隱曰

謂庶人之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

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

符亦什伍之符約節度也或曰以尺簡書故曰尺籍

也索隱曰索人籍者謂書其斬首之功於一尺之

板伍符者命軍人伍伍相保不容奸詐也故行不行

謂故命人行而身不自行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

奪勞一歲也故與雇同莫府治無常處以幕為府舍故云莫府莫當為幕古

耳字少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

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

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

劉福成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廉頗藺相如列傳
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班固

稱揚子曰孝文帝親詘帝尊以信亞夫之軍肩為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激臣誠愚觸忌諱

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

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服

日車軍之士七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

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為官乃以唐子馮遂

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

率有味哉有味也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

此必者
長切
或

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

偏王道便便徐廣曰一作辨張季馮公近之矣

史記題評卷一百二

史記

一百三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萬石君

正義曰以父及四子皆二千石故號奮為萬石君

名奮其父趙人也

正義曰洛州郟鄏本趙國郟

姓石氏趙亡徙居温

正義曰故温城在懷州温縣三

十里漢縣在也

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

待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

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

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

正義曰願師古云中涓官名居中而涓潔也如淳曰主通書謁出入命也

受書謁徙其家

長安中戚里

索隱曰小顏云於上有姻戚者皆居之故名其里為戚里長安記戚里在城內

以姊為美人故也其官至孝文時積功勞至太中大

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文帝時東陽侯張相如為太

子太傅免選可為傅者皆推奮奮為太子太傅及孝

景即位以為九卿迫近憚之

張晏曰以其恭敬履度故難之徒奮為

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

徐廣曰一作仁正義曰顏師古云

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也

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

徐廣曰馴一作訓

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

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孝景帝季年萬

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過宮門

關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為小吏來

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

為便坐對案不食

索隱曰譙音才笑反譙讓責讓也為音干偽反便音婢綿反蓋謂為

之不處正室別坐之處故曰便坐坐音如座便坐非正坐處也故王者所倚有便殿便旁義亦然也又音

婢見反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

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

訢如也

韋昭曰聲和貌也

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

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

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

自以為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

正義曰百官表云郎中令秦官掌居宮殿門戶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也皇太后以為

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

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正義曰百官表云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

景帝分置左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名左馮翊也建老白首萬石君

尚無恙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文穎曰郎

○正義曰孔文祥云建為郎中令即光祿勳九卿之職也直五日一下也按五日一下直洗沐入子

舍索隱曰案劉氏謂小房內非正堂也竊問侍者取

親中裙廁踰身自浣滌徐廣曰踰築垣短板也音倫廁謂廁溷垣牆建隱於其

側浣滌也一讀踰為竇竇音豆言建又自洗滌廁竇則竇瀉除穢惡之穴也呂靜曰穢廁糞器也音威豆

駟案蘇林曰踰音投賈逵解周官穢虎子也窬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窬行中受糞者也東南人謂鑿木

空中如曹謂之窬晉灼曰今世謂反閉小袖衫為俟窬廁此最廁近身之衣也○索隱曰案親謂父也中

裙近身衣也徐廣云踰短板以築廁墻未也復與侍者不敢令萬

石君知以為常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

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萬石君

徙居陵里徐廣曰陵一作鄰○索隱曰小顏云陵里里名在茂陵非長安之戚里也○正義曰

茂陵邑中里也茂陵故城漢茂陵縣也在雍州始平縣自東而北二十里內史慶醉歸入

張

張

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
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
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
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
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歲餘建亦
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
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
不足一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而五建時上事書誤作
四○正義曰顏師古云馬字下曲者尾并四
點為四足凡五上謹死矣甚惶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萬

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

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正義曰

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按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也然

猶如此為齊相舉齊國皆暮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

治為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為傳

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為御史大夫元鼎

五年秋丞相有罪罷趙周坐酎金免○索制詔御史

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

封為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

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脩上古神祠
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屬
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
丞相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
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減宣罪不能服反受其過贖
罪元封四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戶無名數者四十
萬索隱曰案小顏云無名數者若今之無戶籍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
適之上以為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
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丞相慙不任職乃上

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能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庫空
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鑕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
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子曰倉廩既空民貧流亡
而君欲請徙之搖蕩不安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
難乎索隱曰難音乃彈反言欲歸於何人以書讓慶慶甚慙遂復視事
慶文深審謹然無他大略為百姓言後三歲餘太初
二年中丞相慶卒謚為怙侯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
以德為嗣代侯後為太常坐法當死贖免為庶人慶
方為丞相諸子孫為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五十一 張

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建陵侯衛綰者代大陵人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建陵縣故城在沂州丞縣

界也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在代。正義曰括地志云大陵縣城在并州汶水縣北十三里按代王耳時都

中都大陵屬焉故綰以戲車為郎

應劭曰能左右起言代大陵人也綰乘也如淳曰櫟機

功次遷為中郎將醇謹無他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

右飲而綰稱病不行

張晏曰恐文帝謂豫文帝且崩

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歲餘

不譙呵綰

索隱曰譙呵音誰何猶借訪也一日譙呵者責讓也不譙呵者言不嗔責衛綰也

純日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

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從雷士幸得以功次遷

為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豈為太子時召君君不

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

劍凡六劍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

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劍者人之所好故多數綰曰具

移易賀換之也。索隱曰施音移易音亦在上使取六劍劍尚盛未嘗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

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他將上以為廉忠實無他

賜

索隱曰案小顏云心乃拜綰為河間王大傳吳楚賜之內無他惡也

反詔綰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三歲

以軍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綰為建陵侯其明年上廢

太子誅栗卿之屬蘇林曰栗太子舅也如淳曰栗氏親屬也卿其名也○索隱曰栗姬

之族也○正義曰顏師古云太子廢為臨江王故誅其外家親屬也上以為綰長者不

忍乃賜綰告歸而使邳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

王為太子召綰拜為太子太傅久之遷為御史大夫

五歲代桃侯舍為丞相正義曰故桃城在滑州昨

奏事如職所奏索隱曰以言但守職分然自初官以

至丞相終無可言天子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

賞賜甚多為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

相以景帝疾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免

之其後綰卒子信代坐酎金失侯

塞侯正義曰上音先代反古塞國今陝州桃林縣以西至潼關皆桃林塞也直不疑者

南陽人也索隱曰案塞國名今桃林之塞也為郎事

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

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歸金

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為長者文帝稱舉稍遷

至太中大夫徐廣曰漢書云稱為長者稍遷朝廷見

人或毀之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獨無柰其善盜嫂何

索隱曰索小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

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兵擊之景帝後元年拜

為御史大夫天子脩吳楚時功乃封不疑為塞侯武

帝建元年中與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

為吏跡也不好立名稱稱為長者不疑卒子相如代

孫望坐酎金失侯索隱曰漢書作彭祖坐酎金國除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正義曰任城

以醫見景帝為太子時拜為舍人積功稍遷孝文帝

時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為郎中令仁為人

陰重不泄常衣敝補衣溺袴張戩曰質重不泄人之

不世下淫故弱袴是以得比宦者得入後宮仁有子

孫先未得此病時所生韋昭曰陰重如今帶下病泄

利○索隱曰案其解二亦各有理小顏云陰密也為

性密重不泄人言也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其

人又常衣弊補衣及溺袴故為不潔清之服期不為

是以得幸入卧內也二者未知誰得其實

潔清索隱曰謂心中常期不潔之服則期是故之意

不潔淨下淫故得以入以是得幸景帝入卧內於後

宮秘戲索隱曰謂後宮中仁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尚

為郎中令終無所言上時問人正義曰顏師古云問

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以此景帝再自幸其家

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臣

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以為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

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矣御史大夫張叔

者名歐史記音隱曰歐於友反○索隱曰歐音烏後反漢書作歐孟康音駭也安丘侯

說之庶子也徐廣曰張說起於方與縣從高祖以入漢也○索隱曰說音悅孝文時

以治刑名言韋昭曰有刑名之書欲令各實相副也○索隱曰索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

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

經也說者云刑名家即太史公所說六家之二也

事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正義曰刑刑家也名家在太史公自有傳言治刑

及名實也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

四年韓安國免詔拜歐為御史大夫自歐為吏未嘗

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

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

對而封之其愛人如此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亦策

罷以上大夫祿歸老子家家於陽陵子孫咸至大官

矣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君子欲納於言而敏於行其萬

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

江長

塞侯微巧正義曰不疑學老子所臨官恐人知其為
而周文處譖索隱曰案直不疑以吳楚反時為二千
為即中令陰重得幸出入斷內也故班固曰石建之
人仁曰上自察之上所賜常不受又諸侯群臣賂遺
終無所受此為處譖故君子譏此二人為其近於佞
也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史記題評卷一百三

